



小裁缝公园里的雕像。

今年,唤醒绥芬河早春的不是迎春花,不是爱情谷塑胶道两侧的柳芽,而是一场又一场降落在北方大地上的清霜。春分时节,正当绥芬河人以为冷风还攥着最后几分凛冽,冬意尚在人间徘徊时,暖,终究还是从南国渗透到北方来了。

起初,悬挂在阳面楼檐的冰锥开始融化,正一滴一滴地从锥尖试探性滴落。等到午后一两点钟时,那南风借着和煦的阳光,贴着北方的冻土轻柔地吹来,像是从云絮里,筛下了无数细碎的、茸茸的光丝,缠绕着万物。

午后,我趁着这暖融融的光景,走进了街角的小裁缝公园,该公园是为纪念地下党员赵毅敏而建。园内的整个世界正被一种惺忪的潮湿所笼罩。落叶松围起的大半个公园里,那一排靠近公园南部在初夏盛开着紫色花海的丁香树,此刻正面无表情地任丝丝的暖风呼唤着,那夏日里叶片层层舒展,宛如荷叶的绿植,此刻还在沉睡,但覆盖着公园的残雪已悄然地缩小了它的领地。阳光照耀的地方,露出拼接的木板路和松树底下黝黑的土壤,星星点点的蒲公英根须,在湿润的地气中,怯怯地探出紫红色的芽尖,宛如大地将醒时呵出的温热气息。

寻着这片茸茸的春意,信步走过去,不觉已到了小裁缝公园的中央凉亭。小裁缝公园是一个街角公园,没走几步便到了中央凉亭的位置。涂着朱红漆的凉亭,尖顶与瓦楞上的残雪已滴尽最后一滴水,露出了它的真实色彩。公园里人迹罕至,在微暖的日光下,更显得孤寂、清冷。不像夏日里,这里被丝竹管弦声环绕,轻快的笛子声、二胡声……一直穿过301国道,流淌到北海公园去。

我用手掸了掸凉亭木凳上落了一冬天的灰尘,面朝301国道坐下,目光望向北面那幢现代化的俄源源蜂业生物科技大楼。玻璃幕墙映着天光,与园内“小裁缝”的雕像以及雕像身后的估衣铺,竟在这方寸的公园里,默默地对望着。

雕像身后的估衣铺画面上雕刻的衣服,多像几件压在箱底的春衫,突然间抖落出来,料子虽是90年前的丝帛,略显些许古旧,但样式并不过时,那带着福字的针织刺绣偏襟马甲、挂着薄里子的中山装、四片缝合款式的长衫……晾在初春的暖阳下,似乎还散发着皮箱底下的樟脑球与时光走过的混合气息。

目光从这简练的生平信息上移开,仿佛沿着时间的铁轨倒流——我想象着,这座火车拉来的小城,在日本侵略者盘踞绥芬河时期,层出不穷的抗日地下交通站,一个接着一个地在绥芬河的街巷里扎根、成长。看着刻文上的记载,当时,牌匾名为“双合盛”的估衣店,就是掩护着往来于当时中苏边境的中共六大代表,以及我党赴苏学习人员的地下交通站。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估衣店老板,名叫赵毅敏,我党地下工作人员。

边城的街巷上,这个“双合盛”估衣店,门庭若市。那个化名隐匿的年轻“老板”,在这飘散着诸多气息的铺子里,“帘挑香雾引宾来,盏尽灯柔送步回。”早晨与进铺的粗布顾客量体裁衣时轻声地对上接头暗语;白天针走线,将密函缝进刚做好的衣领里,制成长衫,夜晚接待身着锦帛的客商,递出包裹整齐的长衫,完成了使命传递……

沿着石径而行,目光从远处的亭影与丁香树的枯枝间缓缓收回。当脚步停在公园出口,回望来时路,却与东北角那沉默的纪念碑静静相遇。它既不高大,又不显眼,却在春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。

我走出小裁缝公园,回头望,它正浸在和煦的暖阳下,轮廓柔和,像一幅正在晕开的素描。来时,那些楼檐下曾悬挂着的冰锥,此刻正化作冰水,渗入即将苏醒的土地。而我知道,待到春风浩荡地吹过像“小裁缝”赵毅敏一样的纪念碑时,他们曾守护过的这片土地上,那无边无际的紫色花海将如期盛放。那摇曳的、蓬勃的“紫云”,便是生活本身,对他,以及对他们,最盛大而平凡的铭记。

春风还在吹着。吹化了最后一道冰凌,吹暖了绥芬河黝黑的冻土。吹在我的衣襟上,吹在“小裁缝”赵毅敏的塑像上,也吹醒冻土下所有静待的芽苞。

七里嘎山,位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兴北镇,主峰海拔高度648米,方圆54平方公里,是完达山脉主峰之一。“七里嘎”满语为“独茎柞木”,史料记载,元时蒙古人东进,漏沓(兴凯湖)时曾途经此山。



七里嘎山看冰凌花

□文/摄影 冯欢



把美献给冰雪与春光

七里嘎山的冰凌花开放时节,人们经过漫长的一个冬天,心早已飞出室外,走进大自然,此时的山川河流都注入了生命的活力,带着百草和树木特有的芬芳,凝聚成一种充盈无形的引力,在等待着游人、暖暖的阳光,或者是一场甜甜的春雨,总之,这香气是迷人的,吸一口大山里的空气,心里痒痒的,感受山林在阳光下的萌动声,一只只飞过的山雀,翅膀扇来春天的气息,让身体在山林里得到舒展,用欢声笑语迎接春天的阳光。进山赏花的人多了起来,私家车、旅游大巴车都从城市乡村奔向七里嘎山,好像早就有个约定。此刻的雪已变成了晶莹剔透的冰,在这冰雪的怀里冰凌花面容娇美,像一个美丽的新娘,坐在七里嘎山这辆婚车上,幸福而甜蜜。此刻,许多植物还没有苏醒。能那么深情地拥抱冰凌花的也只有这还没有融化的冰雪,在这个时节还偶有风雪的肆虐。山林里的冰凌花,那天真的笑脸,给了人们多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。它的美与生命给了七里嘎山独特的春意。

冰凌花一点都不高贵,她只是远远地躲在山林荒野里,在阳光、山林、冰雪的陪伴下,快乐地开放着。要看到美丽的冰凌花就不能在家里等待,只有热爱这北方大山的人,才会寻她而来。这花也就会无私地给人们的心灵注入美的活力,增加人们热爱生活的信心。如果早了,没有寻找到开放的冰凌花,也没关系,扒开枯叶看到花蕾,或蹲下或趴在枯叶上,用双手护住冰凌花小小的花蕾,用嘴向花蕾呼出热气儿,把自己体内的热传给它,冰凌花就会神奇地一瓣一瓣地开放,金光闪闪,如妇产医院里被呵护的婴儿,依偎在大山的怀抱里,看着眼前为你而开的冰凌花,无论一年里工作、爱情、生活有多少的不如意,只要站在这小小的花前,一切也就会随着它脚下的冰雪一点点消融。剩下的就是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双脚也就有了无穷的力量。

看着那薄如蝉翼的花瓣,立刻会闻到阵阵幽香,我想这冰凌花应是有思想和灵性的,只因不愿沾染污浊,只愿把这美献给冰雪与春光。

我爱这金黄的小小的花朵,它在高处低调地开放,在这北方的早春里,阳光裹满了冰凌花的馨香,我已醉了。

图①、②、③:顶着冰雪盛开的冰凌花。

破冰绽放一展姿容

每年北方的三月末、四月初,阳光就开始多了一丝柔情,大地还在冬的睡梦中没有彻底醒来。山中的积雪开始融化,草木、野生动物、各种昆虫无不生机盎然。小溪开始小心地向山下流动,一点点胆儿大了,充满活力,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,这样的美好,有着太多的准备、酝酿、筹谋以及殚精竭虑地蓄势,慢慢地就唱起了欢快的小曲,奔赴山外。河边的山柳也萌发出芽苞,此刻,能闻到阳光在落叶下扯出的大山的体香。

七里嘎山开始了一点点的萌动,融化的雪水在探视枯草根下的嫩芽,杨树枝条上有了亮亮的苞蕾,在暖阳下睁开眼,露出萌萌的“毛毛狗”,像颗颗纽扣紧致而精美,春风正努力地打开春天的画卷。

北方的山林,声声鸟啼在林间回荡,与溪水声合成了七里嘎山春的序曲,让大山开始充满了勃勃生机,山林静静地阳光下,感觉是在等待什么,空气清新得让人闻到了欢愉。

北方初春,山腰爬上红日,脸蛋儿还显稚嫩,混沌的山林被春风梳理得有序起来,白桦林里还没有融化的冰雪斑斑点点,如星光闪烁,显示出严冬过后的荒寂。在满山的空旷里,没有一点色彩,树木、枯叶、岩石、山路都像刚刚刚醒的样子,裸露着真实的自己。光秃的树枝,被漫长冬雪覆盖的枯叶终于伸了个懒腰,在这冰冷的寂静中,有一艘唯美的生命之舟起航了,那是北方最早开放的冰凌花,在冰雪与春光里盛开。大山的美已经在它身上开始显现出来,这小小的冰凌花要打破长久的沉寂一展姿容。

冰凌花静静地开放

北方的冬季是漫长的,只有太阳每天都在唤醒大地对春的知觉与温暖。七里嘎山是冰凌花的天堂,冰雪一融化,冰凌花就按捺不住地探出头来,金黄的冰凌花像闪亮的星落在山林里。冰凌花又叫福寿草,属毛茛科植物侧金盏花,多年生草本,早春植物,常见于阔叶杂木林下。

阳光撕开冰雪,一步步照进大地。生活在北方的人都知道,第一缕春光也许就在某一天早晨小村的炊烟里悄悄来到人间。

在北方的早春,走进大山,才能真正感受到春天的怀抱是多么的温暖。不知是怎样的一种诱惑,每一年的早春里我都要走进七里嘎山,在一片树林里,双脚踏在那厚厚的枯叶上,脚踏出的声响,多像山林欢迎我的掌声。阳光下的枯叶又会发出轻微的脆响,像给我讲大山里冬天的故事,还有鸟儿叽叽喳喳的碎语,我喜欢这春的声音。有时,还看见白桦林里还有残留的积雪在阳光下变成竖竖的冰,这又把阳光的五彩缤纷全部收藏,那冰也就变成了梦的世界。可就在一片冰雪上,有冰凌花静静地开放着,那是怎样的神奇,也许只有经历过寒冬后的人,看见这盛开的冰凌花,才会发自内心的惊喜,好像这冰凌花开在心里,心里被花瓣撞得痒痒的。



③



②



请关注龙抗江转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

安邦湿地雨纷纷

□文/摄影 张子焯

安邦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境内,是全国首批12家国家湿地公园之一。公园始建于2002年,2011年晋升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,同年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国家湿地公园。

春天,安邦河湿地公园的雨总是带着几分矜持与羞涩。起初只是零星几滴试探性地落下,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它。然而在雨中停留片刻,就会有团团浓雾缭绕包裹,少顷身上已湿漉漉的了,随即脸上会有雨水顺着脖颈流下,眼镜片上也罩满了雾气,使人看不到前行的方向。

慢慢地,雨仿佛放开了手脚,将整个湿地笼罩在淅淅沥沥的细雨里,时而舒缓,时而紧密,像一位技艺生疏的琴师在调试琴弦。水面被雨滴敲打出花儿朵朵,由中心缓缓向周边蔓延。这些花朵时而交会,时而分离,就像有无数看不见的笔,在玻璃上即兴创作,每一秒都在改变着作品的构图。

湿地公园在雨中展露出了娇嫩的姿容,晴日里难见的层次之美,在浓浓的雨雾中尽显开来。以往总说绿水青山如诗如画,是美的极品,但我总觉得晴天看到的山水既少层次又乏朦胧,难见水墨名品的神韵。你瞧,如今湿地公园罩在轻烟薄雾中,一景一物,变化万千,若隐若现,婀娜多姿,再远一点,则惆怅迷离,亦真亦幻。更远处,便是水天相接,逶迤迷蒙,一派烟雨迷离。此时此刻想起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所抒发的感慨来:水天汇合一处,山水融为一体,宠辱皆忘也。

湿地公园周边绿树环绕,高高矮矮,错落有致;肥肥瘦瘦,相映成趣。麻雀们挤在枝叶深处避

雨。浓密的树叶形成了天然的庇护所,但这些小生灵仍时时发出无奈的嗷鸣,仿佛在抱怨这善变的天气打乱了它们觅食的计划。偶尔有几只胆大的鸟突地飞到较低的枝头,抖落一身水珠,又迅速躲回树冠的深处。更可爱的是点缀在树周边的小花儿,如一大群星星闪闪烁烁,因雨水洗礼反倒精神了许多,粉白的花瓣上滚动着珍珠般的水滴,晶莹剔透。那些漂亮的花,柔柔弱弱让人怜爱。

湿地里的野鸭们却对落雨毫不在意,反而更欢快地扎着猛子。它们肥硕的身体灵活地潜入水中,又在不远处冒出头来,嘴里叼着战利品。这些水禽带起的水花与从天而降的雨滴在空中相撞,碎成更细小的银珠,在空中短暂停留后又重新坠落到水面。

一只水鸟静立在湿地公园的浅水处,灰蓝的羽毛被雨水浸透成了深灰色。它保持着雕塑般的等待姿态,细长的脖颈弯曲成优雅的S形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。即使落雨纷纷,它也依然伫立着纹丝不动,仿佛早已与这片水域融为一体。

雨渐渐停下来,雨后的树木郁郁葱葱,树叶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,宛如一颗颗珍珠在绿叶间滚动。那些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,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,仿佛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魔法宝石。树叶经过雨水的洗礼,显得更加翠绿欲滴,绿得那么鲜艳,那么生机勃勃,仿佛每一片树叶都在诉说着生命的活力。

此时此刻,鸟儿们倾巢出动,在繁茂的枝叶间嬉闹玩耍,这边叽叽几声,那边喳喳几下,嘎嘎合鸣,如渔歌互答,一只只挺起胸脯,翘起小尾巴,蹦



雨中安邦河湿地公园景观。

来跳去,追追赶赶,打情骂俏。那些清脆的叫声,别有一番情趣。

我拧了拧湿透的衣角,透过云层看见远处透出一线微光,这缕光像一把金色的利剑刺破云层,为水中的九曲长廊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。长廊上人员稀少,水珠顺着栏杆肆意流淌,绘制出一幅抽象的水墨画。偶尔有情侣打着雨伞漫步走过,遥望远处垂钓者在雨中静坐,这些画面构成了湿地公园雨中温馨而又宁静的一幕。

暮色四合,我还是不忍离去。晚风中草木轻轻摇曳,草尖轻触簌簌作响,仿佛少女尽情展示她曼妙的身姿。远处,湿地公园周边的灯火渐次亮

起,如群星坠入凡尘,泛起微微粉光。我驻足望着眼前的美景,仿佛被包裹进一个粉色的梦中。

夜幕彻底拉上,城市灯火悄然隐退,唯余天空中的星星与水面遥相呼应。我醉了,彻彻底底醉在这片诗意的水面,身心完全放空,释放了所有的焦虑和疲惫。呼吸间全是晚风送来的草香与水汽,冷冽而清明。脚底似踏虚空,意识在雨水后的空气中迷惘,分不清是在画中行,还是画在心中生。

经过洗礼后的湿地公园,用它宽广的胸怀包容着城市的喧嚣与大自然的静谧,就像这场雨,既洗涤了大地尘埃,又滋润了大自然中的生命……